

文學研究會
通俗戲劇叢書第四種

山

河

淚

侯
曜
作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山 河 淚

侯 曜 作



3 0475 0600 5

通 俗 戲 劇 叢 書

4

1925

000233

北京圖書館藏

序

東南大學火災後，職教員學生，都努力從事恢復。學生自治會議決舉行募捐遊藝會，演戲籌款。因找不出相當的劇本。不得已由我編這本劇本供給我們遊藝會的需要。這一點就是編山河淚的動機。

我編這本劇本的宗旨和歷程，也不妨說一說。這本山河淚，是描寫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的，並借此替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作不平鳴，向帝國主義之野心家，作一當頭棒喝。更希望世界此後成一個平等、博愛、互助、共存的大樂園。我不知道這本劇能否啣得起這個重要的使命？但是無論如何，總可以赤裸裸的把作者的苦心表現出來罷！

本劇取材於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韓國真相、和英文的高麗之獨立運動三種書中。此外更從曾經參與獨立運動的朝鮮人的口中取了些片段的材料。我費了兩個多星期的時間搜集材料。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結構劇情。更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把全劇寫了出來。我編這本劇本的

時候，得同學幫忙不少。如王希曾兄盡心盡力的替我修辭和刪改劇情，李今英濮舜卿女士與李昌樺君給以許多有價值的批評，和重要的建議。還有周鈴孫先生替我作雙飛鳥的歌譜。劇本編成之後，東大戲曲研究會東南劇社，先後拿來表演，這都是我應該特別感謝的。

一九二四年，八月七日。

侯曜序於杭州陶社。

854·6
307-3

劇中人

安南潛——韓國獨立團首領年二十四歲

崔玄英——韓國獨立女黨員年二十二歲

朴忠——崔家的老人家年六十五歲

韓國獨立團執行委員六人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皆二十多歲的青年

山 河 派 劇中人

山 河 淚 劇中人

二

韓國女學生甲乙丙三人俱二十來歲的人玄英的同學
韓國獨立運動各區代表二十餘人——男女老少皆有

小毛——崔家的僕人年二十歲

憲兵中尉年四十多歲

憲兵五人

警察二人

第一幕

第一場

時：一九一九年

地：韓國京城

景：韓國某女校的一間寢室，室內三張床在適當的位置擺着。靠當中的窗下，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時鐘和幾本書。這個時候已經是夜深了，室內是黑漆漆的一切都看不見。開幕後女學生崔玄英從床上爬起來，把洋燭點着。又走到她的同學甲的床前輕輕的喚醒她。甲急忙的爬起來，也把洋燭點着，她又把乙叫醒。乙也急忙的爬起來。三人連忙把抽屜打開，拿出兩幅黑布出來，掛在窗上，把燭光遮着，使不致透出外面。再拿一幅黑布把門縫遮了。其次把一面還沒做成的韓國國旗，慎重的從箱子裏取出來。乙再把一支洋燭點起來。崔與甲把窗下的桌子抬到室中放着。乙把桌上的什物拿

開把三支洋燭放在桌的三個角上。甲把旗平鋪在桌上，崔把針線、剪子，和各色應用的什物，從床底下一個網籃裏拿出來分給甲乙二人。她們坐在燭光下，很祕密的做一面很大的國旗。

崔 (催促的聲調向同伴說) 做快一點罷！今天晚上我們不做起這面旗子是不許睡的！

甲 姊姊！不勞掛心，我們的手下都不慢，到天亮的時候，我想總可以成功了，唉！我的韓國……

(甚興奮又立即抑制)

乙 不必等到天亮，我想還要一個鐘頭的功夫就夠了。

崔 是的！只要我們大家肯努力，馬上就可以成功的！

甲 (悲憤) 唉！太極旗呀！我們已經偷偷的做了三夜了。每天夜裏都是要等人靜了纔敢動手，難道我們的國旗是見不得天日的嗎？

乙 好姊姊！別這樣的興奮，還是忍耐些罷！

甲 哼！忍耐？我們現在是忍無可忍了！那些貪得無厭的魔鬼，剝奪我們的權利，破壞我們的文化，

箝制我們的自由，殘殺我們的生命，種種慘無人道的虐待，令我們二千萬的同胞沒有一線的生機，臨死的時候，還不敢出一口大氣，唉！我們的國呀！（與奮聲漸高）

崔 妹妹！聲音放低些罷！我們現在的確是忍無可忍，我知道你是一個血性的女兒，但是我現在、要勸你再忍耐些，到三月一日，就是我們揚眉吐氣的日子了。

甲 （強制着奮激的感情）是的，忍耐些！忍耐些！忍耐到三月一日！

乙 （急促的聲調向崔）姊姊！總部已經確定三月一日舉行示威運動嗎？

崔 是的，我剛纔接到本部的確實消息，決定在一日下午兩點鐘，齊集公園舉行示威運動，這面大旗，他們明天就要派人來取的。

乙 這個確實消息，你已經通知同學大眾嗎？

崔 沒有，我想明天一大早纔通知她們。

甲 姊姊！你作事真仔細，還有什麼消息嗎？

崔 還有（頓）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的，我們要拿公道訴之全世界，我們的手段要和平，我們

的行爲要慎重我們手裏所拿的只是國旗，口裏所喊的只是獨立萬歲。

世界也許有容納公道的地方，也許聽見我們的呼聲罷！

乙 | 甲
(室中稍靜)我們除這面大國旗之外，還要做的，那五百面小國旗，也是預備在三月一日用的麼？

乙 | 崔
是的。本部議決在這兩天內要做一萬小國旗，在運動示威的時候，分發給衆人的。本部恐怕洩漏祕密，不敢給裁縫店去做，只好分派每一個女學校的學生擔任做幾百面。

乙 | 崔
旗子由我們做，雖然比較由裁縫店去做好得多。但是我們想逃避那瘟疫舍監的眼，也是不容易的啊！

甲 | 乙
(她們想到舍監心理即時起了變態，把風吹樹葉的聲音，誤會作舍監的足音)

甲 | 乙
不好了！我聽見外面有人走到我們這里來了！(把燭全吹滅室中黑暗如漆)

甲 | 乙 | 崔
(把燭點起一支來)姊姊！做事要沉靜一點！不要聽見外面風聲，就大驚小怪起來。

乙 | 甲 | 乙 | 崔
我聽見的也是風吹樹葉的聲音，現在已經夜靜了，舍監這個時候正做着夢呢。姊姊！不管他，

我們還是做下去罷！

甲 咳，亡國民已經嚇破膽了，可憐啊（稍停）可是，姊姊，獨立宣言書印好了嗎？

崔 已經由天道教擔任，印出五萬部了。

乙 那末，我們的一切計劃，組織，都成熟了嗎？

崔 一切都由本部計劃好了。只有派代表到各國去的事，還沒有決定。

乙 本部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把這件事決定呢？

崔 只要等安南潛先生回來，馬上就可以決定了。

乙 安南潛先生是誰呢？（她本來知道安是崔的好友，故意向她開頑笑）

甲 （微笑視崔）玄姊！安先生的人品學問你一定是很知道的，你肯告訴我們嗎？

乙 是的。你一定很知道的，爲什麼不願告訴我們呢？

崔 （微笑，立即變爲極莊嚴的態度）夠啦！別捉弄我啦！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甲 誰和你開玩笑。你不告訴我們，我們也會知道的。

乙 玄姊！我們八年的老同學，還用什麼隱瞞呢？

崔 你們既然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問我呢？

甲 你既然曉得我們，是知道的，爲什麼，還要故意瞞着我們呢？

崔 我并不是故意要瞞着你們，實在是沒有功夫和你們說玩笑。

乙 算啦！我老實問你安商潛先生什麼時候，纔能回來呢？

崔 （沉思，屈指數歸期）明天不到，後天準到。

甲 準到？聽說上海是很好玩的呢！

崔 （在衣袋把安回她的信拿出來）你們把這封信拿去看就知道了。

甲 （把信交給甲，乙二人看，她自己仍埋頭做她的工作）

崔 （接信在手，微笑）你們的信，叫我怎好意思看呢？

甲 不要緊，你儘管看就是了。

乙 （甲乙同看信，看不上三行，乙對甲說道）

乙 哎喲！這封信的字太小，兩個人同看很不方便的，請你念出來給我聽罷。

甲 好的，你聽着罷。（念信）

『我親愛的玄妹：

你的信，我已經收到了。令我欲哭無淚，欲笑無聲。我這幾年在外，爲國事奔走，已經力竭聲嘶，血乾淚盡，好像一株枯老的松樹一樣了。玄妹啊！我們見面的時候，你恐怕也不相信這飽歷風霜，憔悴如枯木的人，就是當年的我罷！玄妹啊！我的外相雖然是變了，一切都變了。然而我的心志仍舊一樣，永久都是一樣！你寫信來勸我不要留戀江南春色，忘却鳴絲江畔的悲哀。唉！我何曾有一刻把我們沉淪了十年。血淚長流，五臟焦煎，怨恨生涯，悲慘生活的同胞，忘記啊！玄妹我們相見不遠了，我很不忍再寫那許多亡國的餘恨了。請你牢牢的記着。二月廿九日你的南潛到你家中相會了！

南潛敬覆

二月二十夜，書於上海。

(念信的時候，乙的表情由快愉而平淡而悲憤而雪涕，甲的聲調由抑揚而悲惋，而吞聲的嗚咽，崔的工作由忙急而遲緩而停止而伏桌飲泣。)

崔 姊姊！你看了這封信，覺得怎樣呢？

甲 (嗚嗚咽咽斷續的說) 我覺得……我覺得……滿紙都是血……淚……憤怒和……和……和怨恨啊！(燭光搖搖欲滅，室中只充滿哀怨和寂寞。)

(有人在窗外敲了幾下。)

崔 (把近她身邊的洋燭吹滅) 趕緊把旗收起來！

甲 (急急的把旗疊起來放到床底下去) 姊姊！你們趕快上床去！

乙 (急忙把近身傍洋燭吹滅) 趕緊把桌子抬回原處！

(窗外的人又把窗敲了三下。歇一會兒再敲三下。)

甲 死瘟災的舍盞這回可真來了。趕快把洋燭吹掉！

(窗外的人又把窗敲三下。)

崔 妹妹！外面的人，把窗敲得這樣利害，我們開門出去看看是誰好嗎？

乙 不要開門！敲窗的一定是舍監。

崔 我想還是開門給他進來好，不然給他誤會了，以為我們在房裏不知鬧什麼亂子是很不好的。

甲 不要忙！等我把桌子放回原處，纔好開門給他進來。

（把桌搬回原處。）

乙 （開門，丙從外入，手裏拿着一捆小國旗。）哦！原來是你！我們的魂都嚇掉了！

甲 （撫胸而言）我的膽也給你嚇碎了！

丙 各位姊姊！我把你們驚擾了，請你們原諒罷！我們的洋燭已經點完了。我要和你們借兩支過去用。

崔 你們擔任的五百面小國旗已經做好了嗎？

丙 已經做起三百五十面了，還有一百五十面今晚儘可以趕得起來，這些是已經做好的，你

把他收起來罷！（把手中旗給崔）你們擔任做的大國旗，今晚能成功嗎？

崔 我們一切都做好了，只差當中的太極圖沒有縫上去。

丙 我不多耽擱你們了，請你們借兩支洋燭給我罷！

乙 （打開抽屜拿一盒洋燭出來）你拿這盒去罷！

丙 （接洋燭在手）願你們快些成功！（欲下）

崔 （急止之）你們要謹慎纔好！如果給舍監知道，是不得了的！

丙 知道了，你們放心罷。（躡足而下）

（丙走後，崔把洋燭再齊齊的點起來，乙把旗拿出來，甲把桌子搬到當中，三人重新坐下。聚精會神的工作，遠遠的鐘聲唱起來了，她們的旗也快要做起來了，她們的工作特別來得快，臉上表示一喜一悲的神氣。

崔 （把做起的新旗，揚起來，甲乙同時很興奮的站起來。）我們辛苦了三夜，哈哈！成功了！纔把他做成功，可憐這十年間，天空中不見他一點兒影子，再過兩天牠就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

飄揚了，姊姊！我們想到這里心里多麼的快活啊！

甲 （把旗搶到手中左右亂擺，欲狂呼獨立萬歲……但是不敢張聲，却興奮得很。）

乙 崔 （驚惶的急掩甲口四面張望。）

乙 （驚惶的奔向門處。）

（幕下）

第二場

時：與第一場相隔一天，正是早晨的時候。

景：崔玄英家裏的一間花園，布置得很雅緻，老僕人朴忠在園裏修剪花木，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眼睛有些花了，耳朵也有些聾了，精神却是很好。他手裏拿着一把大剪子正在修剪花木。口裏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東西。他每除去一根蔓草，總是喃喃的說許多話。

崔 (在台後叫朴忠) 朴忠! (朴忠不聞，仍自言自語的修理花木) 朴忠!……朴忠!……

朴 (似乎聽見有人叫他，他四面的望了一望) 誰叫我? (他不見有人回答，他又自言自語起來) 唉! 我的耳朵真奇怪! 時常無緣無故的響起來。

崔 (仍在台後叫) 朴忠! 朴忠!

朴 (又四面的望了一望,把手爬了耳朵兩下) 這個怪東西又自己叫起來啦!常常在夢裏把我叫醒,真是討厭極了!

崔 (仍在台後叫) 朴忠!

朴 (以手爬耳) 又叫了!又叫了!好任你叫罷!我在睡夢中得你時常叫醒我起來做點兒事也是很好的。

崔 (從樹林裏出來) 朴忠!我叫了你這許多聲,你沒有聽見麼?

朴 小姐原來是你。我剛纔好像聽見有人叫我,但是我四面望了一望不見人,我就疑心是我的血在我耳朵裏做聲。所以就沒有注意牠了。哼!老了的人真是沒用啊!

崔 朴忠!你趕快到車站去,接安南潛先生到這裏來!

朴 (驚奇,歡喜) 什麼?安先生今天回來嗎?他離開這里已經……(屈指一算) 三〇年^三了。我看見這株樹,就時常想起他來,小姐!你還記得你們小的時候,我領着你們在樹後捉迷藏玩嗎?那個時候,你們倆和這株樹一般的高。(以手作勢比樹之高度) 現在你們長大了,樹也長高了。

安先生的相貌，恐怕我也有些認不得了。

朴忠！時候不早了。你趕快到車站去罷！安先生離了這里八九年，恐怕連路也不認得了。

朴 是的。舊路都改成新路了。我馬上就去接他。走錯了路真是危險的呢。（放下剪子，把衣服整理一下。急忙欲下。）

崔 （止之）你還認得他嗎？不要接錯了別人啊！

朴 認得！不會接錯的！我相信今天我的老花眼一定會幫我的忙，好像少年時候一樣的好。（很歡喜的急忙下去了。）（此時獨立運動執行委員甲乙二人從樹林後出來。）

委甲 （與崔握手）崔小姊晨安！

委乙 （與崔握手）Good Morning！

崔 你們兩位來得這樣早，恐怕還沒有用過點心罷？

委甲 我們昨晚籌備示威運動的事情，一夜沒有睡，所以趁早到這里來吸些新鮮空氣，休養一下，預備開會的時候，還有充足的精神參加討論。

崔 你們這樣太辛苦了，請到書房裏休息一下子罷。

委乙 我們在這里休息比較在書房裏好。

委甲 安南潛先生今天能到麼？

崔 他來信說今天準到的。我已經派人到車站去接他了。

委乙 這幾天外面的風聲很緊。憲兵稽查得很嚴。看見形跡可疑的人，都提到司令部去。我替安先生擔心得很。

委甲 安先生是一個很聰明機警的人，我想總不致落在小鬼的手裏。

崔 派代表到各國去的事，今天無論如何是要決定的，你們以為怎樣呢？

委甲 等南潛回來馬上就可以決定了。

崔 爲什麼一定要等他回來，纔能够決定呢？

委乙 我們一切的計劃都定好了。只剩下兩件最重要的事沒有決定。

崔 那兩件？

委甲 一件是派代表到巴黎，出席世界和平會議，請求列強承認我們獨立。一件是派定三月一日獨立運動時的總指揮。這兩件事同是一樣的重要。我們想推南潛去巴黎出席和會，又想把他留在東城，指揮一切。南潛對於這兩件事都能勝任，但是不知派他做那一件較好？

崔 據我個人的意見，三月一日是我們二千萬同胞的生死關頭，非有南潛那樣精明果斷的人做總指揮是不行的！

委乙 照我看起來，出席巴黎和會也是韓國獨立的生死關頭，非有南潛那樣能折衝樽俎的人，不能當總代表。

委甲 我看這兩件事，還是等南潛回來自己選擇罷。

(此時獨立運動執行委員丙，丁，戊，三人上場。)

(彼此點頭行禮後各就適當的位置坐下。)

委丙 我們把獨立宣言書預備好了，纔趕到這里來的，來的時候，我在路上想……

崔 你想什麼呢？

委丙 我想明天獨立示威的情形，我想那個時候，各處必定都朗讀宣言書，飛揚太極旗。震動天地的高呼萬歲聲淚俱下的激昂演說，千千萬萬的人，齊齊整整的游行，赤手空拳的要爭回久被剝奪了的自由！扶起久被蹂躪的正義！發揚久失了光彩的人道！

委丁 可憐我們十年的怨恨，到明天纔能大大的發洩出來！（咬牙切齒的說）

委戊 明天我要拼命的拼命的叫大韓獨立萬歲！大韓獨立萬歲萬歲！大韓獨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歲！（奮極狂呼）

崔 請各位把聲音放低些！把感情控制一下！

（此時獨立運動執行委員已上場。）

委己 （故意的嚇他們）誰敢在這裡高呼大韓獨立萬歲？

（衆初視之大驚，繼則知爲己又把心放下。）

崔 徐先生！你真把我們嚇死了。

委己 我見你們這樣大意的談話，不得不警戒你們一下。

崔 我也是勸他們要小心。幸虧我這里是一個極秘密的地方，不然……

（朴忠自外氣喘喘的上場。）

朴 小姐！安南潛……（一眼看見這許多人，把話縮着不說。）

崔 不要緊的。說罷！這些都是我們自家的人，他們也很盼望知道安先生的消息的，你接着安先生沒有？

朴 我到車站等了半點鐘，火車纔到。我就在收票的地方站着。我很細心的望着那些旅客，一直等到旅客走完了，也不見安先生出來。

崔 朴忠！安先生有信給我，說今天準到的，我恐怕你的眼睛沒有幫你的忙罷。

朴 那些旅客下車之後，由憲兵一個一個檢查。我就站在憲兵的旁邊，他們一個一個都要在我眼前經過，那里會把安先生漏過去的呢？

崔 （半信半疑）他不會失信的！難道在路途上有什麼攔嗎？

委甲 朴忠！你的確不見安先生下車嗎？

〔朴〕真的！我當時好像餓貓找耗子一樣，怎能大意的把安先生放了過去呢？（下）

〔崔〕唉！明天就是我們的生死關頭了。他到今天還不回來，難道他怕難，畏縮不敢回來嗎？不是的！我想他絕對不是這種人！但是他的信上寫的明明是今天到的，今天不到恐怕是在路上發生什麼變故了。

〔委甲〕我們但願他在路上平安。

〔委乙〕他不回來我們就好像一條沒有頭的蛇一樣。

〔委丙〕時間已經近了，事情已經急了，他到今天竟然不回來，我們怎樣辦呢？

〔崔〕我們不能再等他了，他的事務由你們替他決定就是了。今天十二點鐘還有一次火車到這里。他趁那次火車趕到也說不定的。

〔委甲〕那末，我們只好開會了。

〔崔〕書房裏祕密一點，我們到裏面去開會罷。

（衆從樹林後走過去，朴忠自另一方面上場。）

崔 (見了朴忠忽然間又想起一件事來，她就站定和他說話。) 請你們先走一步，我和朴忠說

兩句話就來。朴忠你去分付看門的不要讓人進來。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你再到車站去接安

先生(說罷下場。)

(朴忠自言自語的將退場，僕人小毛匆忙走進來)

僕 小姐呢？

朴 到裏面去啦。你找他幹什麼？

僕 外面有個郵差送信來。

朴 傻小子，你把信收下來就是了。

僕 他不肯交給我，他說一定要當面交給小姐。

朴 小姐剛纔分付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許進來，你出去對郵差說，叫他把信丟下來就是了。

僕 他不肯又怎樣呢？

朴 不肯叫他明天再來！剛纔小姐吩咐，今天無論誰都不讓進來。

僕 好，聽你的話。(下)

朴 (仍獨自修理花木，他最後修理到玫瑰花叢中，看見一株荆棘，他就用雙手去拔，但是這株荆棘長得根深蒂固的，可憐他用盡氣力還拔牠不出。) 這個地方我稍爲疏忽了一點，就長這一株討厭的荆棘。

僕 (又匆忙的自外上場。) 他不肯……

朴 (見僕急呼之) 來！快來！

僕 什麼事？

朴 快來幫助我拔去這一株荆棘！

僕 (至林前以手撥一撥玫瑰花) 可憐這許多好看的玫瑰花，快要給這討厭的荆棘弄死了！來！我們用力把牠拔去！

朴 是的！趕快用力把牠拔去！(二人用手揪着荆棘) 小毛(僕的乳名)用力！
僕 用力！用力！老頭兒！我們一齊用力！(二人一齊用力把荆棘拔了起來。)

〔卦〕 (把荆棘拿在手中) 你這討厭的東西偷偷的生長在我們的花園裏, 不知害死了我們多少

玫瑰花, 今天還不替我滾蛋! (惡狠狠的把荆棘摔在地下。)

僕 郵差不肯把信交給我, 他說今天一定要見小姐。

〔朴〕 那末你在這里等一等, 我進去問問小姐看她的意思怎樣?

(朴正要問崔, 而崔適從樹後出來。)

〔崔〕 你們兩人在這里嚷什麼? 朴忠! 我不是告訴過你, 誰也不許到這里來的嗎?

〔朴〕 是的小姐外面有一個郵差, 說有一封信要當面交給小姐, 小姐究竟見他不見?

〔崔〕 (遲疑的神氣) 你叫他……(沉思) 把信留下來就是了。

僕 這句話我對他說過的, 他無論怎樣都不肯把信丟下來, 他說一定要見小姐。

〔崔〕 那末……叫他進來罷, 你帶他從另外一條路到這里來, 不要領他走過書房前面。

僕 是啦! (下)

〔崔〕 十二點鐘快要到了, 你還是準備着到車站去罷!

朴 小姐！這回再，接不到可怎樣辦呢？

崔 路上要是不出什麼意外的事，一定會接到的，你可以在路上小心打聽打聽，如果實在接不到，那也只有……

朴 那也只有，沒有方法。

崔 他就是不回來，也應該有封信回來，這個郵差或者是替他送信息來的，也說不定呢。

（僕領郵差上場）

僕 這就是我們的小姐！

郵 （行禮後從信囊裏拿封信出來。）小姐！這是安南潛先生託我帶給你的信呢！

崔 安先生回到這里來啦嗎？他現在住在那里？

郵 你看那封信就知道了。他還等着你的回信呢！

崔 （拆信看時，表現又驚又喜，半信半疑的神氣。）唉！我現在是在做夢嗎？（凝視郵差）郵差！

你……你……你真是南潛嗎？

朴 (如在夢中) 郵差！你究竟是誰？……(凝視之)……你，你不像我們的安先生！

僕 (如中魔術一般的望着郵差) 奇怪！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

郵 玄妹！我們別了八年，相貌彼此都變了，今天我改了服裝，你自然是不認得我。(說罷把郵差的衣帽脫下) 玄妹！現在你看我本來的面目，總可以認得幾分罷！

崔 (急忙過去把他的手緊緊握着) 南哥！你做事一向都是神出鬼沒的，叫人怎樣認得出是你呢。

朴 安先生，你真把我的老眼瞎騙過去了！你還沒有吃東西罷？我去弄點心給你吃。

安 老朴！你身體還是這樣好嗎？我很歡喜今天再看見你。(朴忠含笑下)

(安與崔坐在椅上)

安 我們的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崔 一切都籌備好了。明天下午兩點鐘在塔洞公園齊集。然後遊行示威。

安 他們一切都是照我的計劃進行的嗎？

崔 是的，他們都在此地等候你，現在正在書房裏會議呢。（向僕人說）你去告訴他們安先生已經到啦！（僕下）

（諸人急自內出，見安歡喜若狂彼此握手行禮）

委甲 南潛你什麼時候到的？你可真把我們等得急死了。

安 我趁今早的火車來的。

委乙 爲什麼朴忠接不着你？

安 我扮做一個郵差，偷偷的從憲兵的手裏逃出來的！

委丙 這個法子想得真好！

安 是的！不然怎能回來呢？（頓）你們會議的結果怎樣？

委甲 我們會議的結果我來告訴你：我和金先生（指乙）到法國去。

張先生和李先生（指丙、丁）到中國去，呂先生（指戊）到俄國去，徐先生（指己）到美國去，還有通告日本書由張先生親自送去，明天的總指揮由你擔任。

安好的。你們這樣分配，正合我的意思。我想明天早上先召集各代表在南門外小教堂討論一下。請你們分頭去通知他們罷！

委丁 老安！你在外面風塵奔波，我們在家裏坐享其成，真是慚愧得很。

安 咳！你們諸位，天天處在虎穴龍潭裏，拼着生命作交易，我在外國，優游自在，不但對不起諸位，并且對不起我的祖國啊。（悲傷聲頓）

委戊 南潛別說傷心的話罷！如果沒有你在前面指引，我們就是有力也無處用呢。

委己 南潛我看你，滿面風塵，已經不成個少年的模樣了！

崔 咳！亡國的人還講什麼少年模樣。只要我們的希望有一天可以成功，恐怕老朴忠也會變成少年啊！

委戊 咳！亡國民呵，咳！獨立萬歲。（興奮起立）

委己 你又來啦！（急以手止之）

（僕將信上）

僕 (向崔) 這是老爺從衙門裏派人送來的信(卽下)

崔 (看信) 小鬼們，真是利害呀!

衆 什麼事?

崔 父親來信說，警察署裏已經知道南潛回來了，包不定什麼時候要到家裏來搜查，囑咐我們特別留神。

委甲 既然如此，南潛還是趕快離匿此地爲妙。

安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在此久留，我馬上就到機關部去。明天早上再會罷。請諸位偏勞，通知各區代表罷。(又着郵差衣) 唉! 再作一回郵差。(慘笑與衆人握手，欲下)

崔 (止之) 你從後門出去罷。恐怕前邊耳目已經多起來了呢。(安向後門下)
(僕領警察二人上)

僕 (向崔) 兩位警察，叫我領他們來見小姐，我不敢違背，所以把他們領到此地來。

崔 (向警察和露，不甚嚴厲) 這是你們應有的特權。進來沒有什麼要緊，但不知你們兩位這

樣鄭重其事的來到此地，究竟有什麼要緊的事？

警甲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那里會到崔大人的公館裏來辦什麼要緊的事呢？

崔 只要有事，辦也無妨。

警乙 實在沒有什麼。不過我們在前門上看見進來一個郵差，始終沒有出去，所以特意進來看。

崔 哦！原來你們來代行郵務管理的事情。可惜你們二位過慮了。那位郵差是我們家人老朴的同鄉，他到這里來看看他的，因為送信的便利，所以老早已經由後門出去了。

警甲 真的？

崔 你不相信嗎？可以叫老朴來問。（向內喊）朴忠！

警乙 不必，不必，相信，相信，我們不多打擾了，不過（向衆）這許多人，來的時間也不少了……
崔（急插嘴）什麼？難道你替我逐客嗎？

警甲 不，不，不過怕別位兄弟不知道的，有什麼疑惑，又要麻煩。所以特意關照一聲。

崔 承情得很，我們的客人，吃過飯就走了，二位疲倦罷，可以坐下來休息休息。

警甲乙 不敢多打擾，小姐，諸位，請了。（下）

衆人：（目送警察下，忿怒之狀現之於色。（同聲歎氣）（相顧無言）

委戊 亡國民的……（委已踢臂止之）自由啊！

（衆人顧戊稍停，幕下）

第二幕

第一場

時：與第一幕第二場相隔約八九小時，正是月夜的時候。

地：森林裏，韓國獨立團的機關部。

景：萬木參天的大森林，林子裏面陰陰沉沉的，不知是什麼世界，林子外面一株一株盤根

錯節的老樹，一堆一堆崢嶸古怪的頑石。靠近林子的左邊搭着一個營幕，營頭一點紅的燈光，被風吹得一閃一閃的搖動，此時正是夜深的光景。月亮在樹梢上透出清輝，照在地上冷清清的好像一片白霜。從林子的空隙裏，隱隱透出些微的星光。

安南潛和獨立黨委員甲、乙、丙、丁、戊、己六人正在森林裏閒談着。他們有些坐在地下的，有些坐在石上，有些站着，有些靠着老樹立着。

（望着明月）唉！這鴨綠江南的明月，轉眼和我分別了八年了，我們二千萬同胞，也就是忍淚

吞聲的過了八年這樣黑黯慘淡的生活。(指四圍)我在外國每逢他們國慶紀念的時候，心裏就好像刀攪的一樣。唉！有國的時候，不覺得他的好處。到國亡了纔……(沉痛而悲切的聲調)知道國家的價值。(頓)我今天重見祖國的山河，只有悲哀和慚愧！(頓)難道這大好山河，只許我們在這黑暗的世界裏領略嗎？唉……(悲歎)

甲 (靠着樹立着說) 我們多謝我們的老前輩，輕輕的留下這份痛苦的遺產給我們子孫享受！

乙 (憤激) 唉！這份遺產我們已享受了十年了！悲哀、怨恨、憂愁、痛苦、恐怖、憤怒，這種種福氣已經享夠了。我們還應該把這種幸福，好好的保藏下去，百年、千年、萬年、億年，一代一代的傳給我們的子孫嗎？

安 我們現在只有做一個敗家子，把這份遺產盡量的破壞！

丙 破壞！破壞！拿手槍炸彈去破壞！

安 現在還用不着手槍炸彈，我以為能夠和平不流血的成功是最好的。

丁 哼！和平而不流血的成功，在事實上是可以做得到嗎？

己 假如明天我們堅持和平，他們偏用武力來對待我們。我們應該怎樣？

戊 我們和他們拼命，把我們的鮮血和眼淚去淹死他們！和平，不流血是不成的。想成功，只有拿這個東西去對待他們！（說罷把手槍拿出來。）

安 忍耐些兒罷！『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你總應該知道！

戊 我們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宗教上，社會上，一切都和奴隸一樣！總而言之，物質上，精神上受盡人類所想不到痛苦！我親愛的父母，兄弟，親戚，朋友，可以任意的遭殺戮，監禁！我寶貴的語言，文字，風俗，禮教，可以任意的被摧殘破壞！我所有的田地，房屋，森林，礦產，可以任意的被佔據開採！唉！我們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這種牛馬的生活，還怎樣忍得下去？我願死！我願馬上就死！但是我臨死的時候，必定要拿一條性命，去換一條性命！（奮激若狂的說）

安 老呂！請你把這些話留到明天說罷。我們十年這樣長的時間，都忍耐過去了，難道最後的五

分鐘，就不能忍耐些兒嗎！

戊 唉！（頓）就不能忍耐些兒嗎？（聲哀怨而長）

安 老呂！我勸你不要這樣暴躁！你要知道，我們這次獨立運動，最要緊的就是拿堅忍的精神和平的手段、沉痛的呼聲，去搏取世界的同情。喚醒野心家的迷夢，最後，最後到不得已的時候，纔取激烈的手段。那個時候，我們爲自由而戰！爲正義而戰！爲人道而戰！誰也不能說我們的行爲是錯的。

甲 這些話，一點兒不錯！我們謀同胞的幸福起見，爲謀世界的和平，東亞的和平起見，不得不運動韓國獨立！但是我們要把正義給世界看，所以也不能太鹵莽的。

戊 這些話我都知道的。無奈我實在氣不過。南潛！我再告訴你，幾件又好笑又好氣的事情罷。這些事情你在外面是不知道的。你從這些事情，可以推想到我們的痛苦了。

安 好！請你說罷！

戊 有一家人家，母子兩人同居。警察硬把他們當作夫婦同居，登記在戶籍簿上。後來他們母子

知道了。真是又驚又氣。趕緊到警察局去請求改正，警察不但不替他們改正，反大罵他們道：

『你們本來是夫婦，不能更正為母子。你們如果真要更正也可以，但是先要你們宣告離婚，取消了夫婦關係之後不可。』南潛！這種事情，你看氣人不氣人？

唉！這真是豈有此理！

戊 安

還有一件氣死人的事情，我再告訴你罷。京城外的一個村莊裏，有一個少年死了，他的姐姐去警察局裏去報告，請求埋葬。警察答應了，把一張憑證給她。她拿出來一看，憑證上所寫的不是死者的名字，就是她自己的名字。她趕緊再進去，請求改正，他們不肯。她再三的哀求警官說道：『這里所寫的是我的名字，我現在還沒有死，怎能把生的當作死的呢？』警官仍舊不理她。她哭着的再三再四的對警官說道：『先生！這的確寫錯了！』警官大怒的罵道：『寫錯？寫錯？我們辦事那有錯誤的！趕快出去！不然就把你關到監獄裏去！』可憐這個女子，不得已只好揩乾眼淚回去，把自己的名字代替了她的亡弟。南潛！你看他們橫蠻無理到這種樣子，怎叫人不生氣啊！

〔安〕（搖頭長歎）唉！這些事情我雖然是現在纔聽見你說，但是早就在我意料之中。唉！亡國之民啊？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話可講呢？

〔丁〕（向林子外面望着，忽然驚懼起來向衆人說）不要做聲！有人（把手槍拿在手中）

〔戊〕什麼？那些混賬東西敢來這裡？不要怕他！等我來送了他的狗命！（拿手槍向着林外放了一槍。只聽見林子外面有人哎喩的叫了一聲。）

〔丙〕老呂的槍法真好，一槍就把他打倒了！（凝視林外）不好了！老呂他又爬起來了！趕快再放槍！（連放了三槍）這三槍包管送他的狗命！（把槍放過了凝視林外的人）不好了！我們要趕快躲起來！那個人拿着一面大旗追過來了！

（大衆都預備躲起來）

〔己〕老呂再放槍打他！

（老呂正在要把手槍舉起來的時候，林子外面的人大聲的叫道：『不要放槍！不要放槍！不要放槍！』）

朴 很狼狽的，背着一個包袱，手裏拿着一面國旗跑出來。不要……

（衆齊出手槍指之。）

安 不要打他！他是朴忠！（衆把手槍收回）

朴 我……我……我……我是朴忠……小……小姐叫我送東西來的！（因惶恐過度，昏倒在地）

戊 （急把他扶起來）老朴忠！你有受傷沒有？

朴 （坐在地上搖頭不語）……

安 我可憐的老朴忠！你究竟覺得怎樣？

朴 （仍坐在地上搖頭微語）不……不……

丁 （連忙進營中，倒了一杯開水給戊）給杯水他喝，定一定心罷！

戊 （把水給朴忠飲）朴忠！你究竟有受傷沒有？

朴 （把水飲完，定了一定神）沒有！你們放這幾槍，可把我的魂都嚇掉了。

戊 老朴忠！請你不要怪罪，這樣墨天黑地的，我實在認不出是你。而且在這個時候，也想不到你會到這里來的。

安 朴忠！半夜三更，你匆匆忙忙的趕來有什麼要緊的事呢？

朴 小姐把國旗和一封信，還有幾件衣服交給我。叫我明天一大早送到這里來。我怕明天有人看見誤了事，所以纔趕今夜送來的。

安 朴忠！你不知道我們這里的規矩嗎？手裏沒有紅燈是不許進林子裏來的。

朴 我知道的。因為我來的時候心急得很，竟把紅燈忘記帶來了。

安 朴忠！你以後做事要仔細一點。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小心大膽纔是。

朴 是是！（把旗遞給安）這一面大旗，是小姐和她的同學做的。（把包袱解開）小姐怕你受涼，（取衣）這些衣服是給你早晚穿的。（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出來）這封信是我們老爺給你的。

安 （把老朴給他的東西，一切都收下）老朴！你很累了，就在這里歇歇，明天一早再回去罷。

〔朴〕（點頭微笑）唉！安先生！你昨天到我們家連一杯水也沒喝，就忘掉啦，你不歇歇，難道我就應該歇歇嗎？哼！歇歇！安先生！你昨天剛剛走出後門，就來了兩個巡警，虧得小姐聰明，才把他們騙走啦。（頓）唉！少爺想不到我六十多歲的人今天又和你們在這裡捉迷藏玩啊！（悲奮，感慨）

〔甲〕老人家！你別說這些話罷！這總不是我們的不是。我們不能使我們的父老平平安安的在家裏享福，實在是我們後輩最羞恥的事啊！

〔朴〕唉！羞恥嗎！這句話怎樣說的。我們的國家，是斷送在像我們這樣老混蛋的手裏的。他們爲功名富貴的原故，就輕輕的把我們三千萬的老百姓，十三萬方里的大韓國賣了。我還記得九年前時候，日本伊藤博文串通我們的好臣朴齊純、李址鎔、李根澤、李完用、權重顯生，生定了幾條什麼保護條約，聽說韓國就因此亡了。那天人民都放聲大哭，學生也罷了課，教徒都對天祈禱，商界的人也都滿街亂叫。（嗚氣）唉！金銀財寶都丟給了別人。那個時候，我們要活，活不得，要死，死不得。唉！看起來，那個時候的韓國人，真趕不上一條狗。難道我們韓國人是

命該如此嗎？（頓）百姓奮恨的不得了，要去殺死那班奸賊。誰知被他們殺的殺，剛的剛，打的打，拿的拿，韓國一切都好像掉在十八重地獄底下一樣。唉！唉！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一班老混蛋作的把戲。你們那個時候，還是小孩子啊！那里怪得你們的呢！（老朴把當時亡國的情形盡量的向他們說，他們都靜靜的聽着，他們聽了都掩面不語。朴忠追述這段亡國史的時候，安正在坐着營頭的紅燈底下看信。）

安

（朴的亡國史講完了，他把信也看完了，他大叫一聲。）哦！（昏倒過去。）

（衆人急忙過去看安。）

朴

（把安扶坐起來，頻拍其背，口裏喃喃的自怨自艾。）南哥兒！（他叫安的乳名。）快醒罷！

我剛纔的話是不應該再提的，南哥兒，你究竟怎的？

安

（半嚮始語。）唉！亡國的痛苦啊！（聲悲而沉痛。）

戊

南潛！不要生氣！生氣也沒有用的，你剛纔勸我，現在我要勸你了。

安

（把信遞給戊。）老呂！我的感情素來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是今天我聽了朴忠的話，又看

了這封信，無論如何，是不能再忍了。

戊 (接信在手) 信上究竟寫些什麼東西呢？

安 你就知道了。

甲 老呂！請你念給我們大家聽罷！

戊 好的！你們聽着罷：(在紅燈底下念信)

『南潛吾姪如面：

余聞汝回，真極！祖國山河正賴吾姪鼎力收拾。然有一事，不忍爲吾姪告，又不得不爲吾姪告。憲兵中尉對吾姪極注目，常三數問余。迫余將汝交出。否則強要玄兒爲質。而吾之地位且蒼保，余言汝在外確未歸，彼堅不信。現正嚴行偵緝吾姪之行踪。汝宜謹慎。勿落網羅。致負余與祖國之望也。

哲甫手啓

二月二十九日。

乙 南潛！我們以後做事，要格外的小心纔是啊。

安 是的！我們的性命可以輕，可以重。但是在現在的時候，我們的性命就是國家的靈魂。望我們大家保重！（停頓一刻，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你們定什麼時候動身到各國去呢？

甲 我們定明天早上動身。

丙 我也是的。

安 你們都定明天一早出發嗎？

丁 是的。

安 那麼，你們今晚應該早一點睡啊！

甲 唉！我們有心事的人，那一晚不是睜着眼睛到天亮的啊！

安 雖然是睡不着。休息一下也好的。

朴 少爺！你也應該早一點休息，休息了。

安 老朴！我初回國來，心裏面有許多感觸。睡也睡不着的。想我自己一個人，靜靜的在這明月底

朴 才坐一會兒。老朴！你今天很累的，和他們一同去歇歇罷！

好的。我的腰骨有點兒酸痛。那麼我就先去睡了。

乙 南潛！你僕僕風塵的好幾年，今天也應該早一點休息了。你明天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幹呢。

安 我知道的。我坐一會兒就睡了。你們先去睡罷！

(衆入營中休息。)

乙 (至營前又轉回對安說話。) 南潛！你自己要保重。明天有重要的事要幹啊！

安 (點頭) 我知道的。(乙入營中)

(此時萬籟俱寂，月光如水，淒楚無垠。安徘徊林間，望着明月長歎。繼則坐石上俯首沉思。若有無限感觸的樣子。他無意之中把韓國國歌用口作呼哨似的吹了幾句。——韓國國歌的

譜即用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歌集中第六十四首 Anuld Iang

Syng 之譜。

朴 (自營帳中出來。) 少爺！你還不去睡嗎？可憐我的老骨頭要睡也睡不着啊。

|安 朴忠你不是說腰骨痛嗎？爲什麼睡了一會兒又起來呢？

|朴 (拍安肩) |南哥(急轉口) |少爺！自從你走後，已經有八年多了。我總想見見你。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

|安 老人家！你想見我，我也很想見你的。你有許多話要對我講。我也有許多話要問你啊！

|朴 可憐啊！你回來了一天，到現在我們纔有講話的功夫。(略停一停) |少爺！你在外面這幾年好嗎？

|安 唉！我們這樣的人還能講什麼好不好呢。朴忠！我回來了一天還沒有機會去看我的父親。他老人家現在好嗎？

|朴 (抱頭作悲痛狀) |他老人家……唉！

|安 (驚疑) |我的父親怎樣？

|朴 少爺！到現在的時候，我可不能不告訴你了。老爺已經……

|安 (抑悲強自鎮靜) |老朴！你快講下去罷！(聲顫而長)

朴 少爺！你走了第二年。老爺就發了舊毛病。常常咳嗽，天天到醫院去看也沒有功效。唉！偏偏有一天，老爺在外面喝了一點酒。衝撞了警察。唉！警察就把他打了一頓。（安聽至此握拳頓足。）可憐他老人家連氣帶病的。崔小姊和崔老爺服侍了三個多月也沒有功效。

安 （急插嘴問道。）爲什麼前個月我還接到崔伯伯來信說他平安呢？

朴 這不過是安你的心罷了。你父親臨死的時候，還執着崔老爺的手，叫崔老爺不要把他死的消息告訴你。（咽哽）

安 （悲極）哎喲！我的爸爸啊！（昏倒）

衆人 （急由營中奔出）什麼事啊？

（幕下）

第二場

時：與第一場相隔一天，正是三月一日獨立運動那天的早晨。

地：韓國京城外的某小禮拜堂。

景 一間很開敞的小禮拜堂。四面都有錐形的窗子。右壁有一個小小的講臺，臺前擺着三四十個坐位。四壁窗間盡掛着些聖經的訓示，和耶穌的像。當中壁上掛着一個十字。上面寫着「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八個字。講臺旁邊擺着一架風琴。

獨立運動各區的代表，男男女女三四十人已經把教堂坐滿了，有些沒有坐位的，都站在一隅，他們把主席的位置空着；大家很細聲的自由談話。

安

（從左側的一個小門出來走上講臺，衆起立彼此行禮，再向國旗行禮後衆人坐下。）諸君！今天是我们再生的紀念日，是多少光華燦爛的一天哪！（稍頓）諸位（頓）今天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一天，我能在這個陽光滿眼的早晨，開頭說幾句話，真是多少榮幸啊！我們要認清楚

我們這回獨立運動的目的。我們爲生活而要求獨立！我們爲自由而要求獨立！我們爲東亞和平，與世界和平而要求獨立！我們爲正義與人道而要求獨立！（衆鼓掌呼獨立萬歲。）我們把悲慘的生活，哭訴於全世界。我們把堅忍的精神，去取得人類的同情。（衆鼓掌呼獨立萬歲。）我們不是無意識的暴動，有意擾亂和平，我們更不是仇視日本人。我們今天要和平！守秩序！手中祇應該拿着太極旗，口裏只許喊着獨立萬歲！請各區代表負責回去切實的告訴各區的人民。（衆鼓掌）這些是韓國獨立宣言書我現在發給你們，請你們各人回到本區去宣讀。（把宣言書照着次序分發了給衆人。）

代甲 （代表某甲起立發言。）安先生！請你把宣言書先讀一回，我們好照着你的榜樣去宣讀。

安 好的。（衆起立）

（念宣言書）

『我們現在鄭重的宣言：我韓國爲獨立國，我韓國人爲自由人民。我們以人類平等的真義，告於世界萬國。我們以民族共存的公理，告於我們的子孫。（衆呼萬歲）我們大聲

的宣言；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二千萬的人民。我們爲求民族綿延的發展，而宣佈獨立！我們根據人類良心的覺悟，適應世界的新潮，而宣佈獨立！上帝很明白的這樣引導我們，時代把全人類共存的公理，正當的指示我們，無論任何的勢力，都不能阻止抑制的！

（衆呼萬歲）我們不幸，犧牲於舊時代遺傳的侵略主義、強權主義之下，備嘗數千年來未有的異族壓迫的痛苦；已經十年了！我們生活的權利，不知被剝奪了多少！我們精神的發展，不知被障礙了多少！我們民族的尊嚴，不知被損傷了多少！我們分享世界文化的機會，不知被遺失了多少！（以上四句宜一口氣的念下去。）唉！想發洩我舊時的怨恨，擺脫我現在的痛苦，剷除我將來的束縛，伸張我民族的良心，振興我國家的四維。發達我們各個人的人格，拯救我子孫於痛苦與羞恥之中，而給他們永久的完全的幸福；最緊要的第一步，非宣佈韓國獨立不可！（衆鼓掌呼萬歲）……」

（衆人正在狂呼萬歲的時候，外面的槍聲響了。窗上的玻璃破了一塊。裏面的人有一個中槍彈倒在地下。）

代乙

(驚惶的叫起來)不好了!外面有人放槍進來了!

(外面的槍聲一連放了三聲,玻璃又破了幾塊,教堂裏面的人又倒了幾個在地下)

安 (急忙把紛亂驚擾的羣衆壓制着)各位不要怕!等我出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事情(欲出外)。

崔

(急扯其衣止之)你不要去!等我去罷!(急把門打開一望)一個子彈又飛了過來,又把一個人打倒在地)憲兵!憲兵把……把……把我們圍起來了!

(外面一排槍聲,裏面的人又倒了七八個,其餘的人驚極欲狂,四處找地方藏身,婦女們站在一隅掩面而哭。外面的槍聲較前更來得密了,裏面的人紛紛的倒地,此時只聽見外面的槍聲,和看見室裏人之恐怖,絕望,祈禱,奔避,痛哭,自殺等現象)。

安 (極力的鎮靜,發出急促而尖銳的聲音)快伏在地下!快伏在地下!(衆皆伏地。外面槍聲仍响着)。

崔

(躲在講臺底下)南潛!快來躲在這里!

〔安〕（把教堂左側的門開了。）請各位暫時躲藏到這屋子裏去！（衆皆一擁而入，此時室中只

廣安與倒在地下的人。安立窗前，手揮白巾，向窗外說道。）有事情慢慢的講！請不要亂殺無罪

的人民！（轟的一聲，安倒在地下，歇了一會兒他又爬起來向窗外高叫。）請你們進來拿了

我去就是了！千萬不要亂殺無罪的人！（安高舉雙手直立窗前不動，槍聲仍响着。）

〔急從小門奔出把安拖開。〕我們願一同死，不願你生生的給他們拿去。

〔安〕請你把門開了，給他們進來罷！（聲悲切不能成語。此時有叩門聲甚急。）

〔急把門扭緊了，并且搬了兩張椅子把門堵塞着，門聲益厲。久之寂然，而窗外火光熊熊的

燒起來。此時衆又急從小門出來，見窗外的火光，都驚嚇得如瘋子一樣的亂跳。又如螞蟻在

熱鍋上亂轉一樣。此時火光愈大了，衆皆束手待斃，有些以絕望的眼仰天祈禱。）

〔安〕（此時若有所悟急大聲呼道。）後門可以逃走！請你們跟着我一同衝出去！（衆隨之一擁

而入小門去了。）

（幕下）

第三場

時：與第二場相隔三四小時，三月一日的下午。

地：塔洞公園的門口。

景：一個很美麗的公園的門口，當中一道鐵柵門。鐵柱彎屈，成很美麗的花形，門上有一個

弧形的鐵，兩端很牢固的，安着在水門土所做的方柱上，門口之兩旁有四條方形的水門土所做成的美麗之柱。短柱兩旁有一高約二尺的短圍牆，圍牆的上半截，安以美麗的鐵柵。從鐵柵望進去，樹木繁茂，花草繽紛，憲兵在公園門口塔着五個槍架。七八個憲兵如猛虎一樣的巡邏着。

兵甲

（對其他的兵說。）他媽的忘八蛋，有好好的日子不過，故意的替我們搗亂，爺爺們的腿也跑壞啦！我見着他們的時候，要大大出他媽的一頓氣。（現兇惡相）

兵乙

老大！你說得對！那些混賬東西非打不行！

兵丙 他媽的人多得很呢！

兵甲 老三幹嗎你這樣怕？你沒有槍嗎？那些忘八蛋來得愈多，我們砍得愈爽快！

兵丁 弟兄們！今天多賣點力氣罷。我們操練了好幾年，老等着沒用過，我的手今天癢起來了！管他媽的，來一個殺一個。

兵戊 他們今天走這裡過，不走？

兵丁 沒準兒。

兵甲 他們準走這兒，大人吩咐的，替們弟兄要好好的在這兒守着，不許放一個過去。

兵丙 什麼？一個人都不許放過去嗎？我看兄弟們沒這本事罷！

兵丁 這是大人親口吩咐的。誰敢不聽他的話。我們有的是槍是刀，那些小鬼看見，包管他媽的魂都嚇掉了。

兵戊 我們只要把那些小鬼子嚇走了就算啦。不必亂殺他們。

兵甲 老五！你簡直是一個小鬼子！這又怕，那又怕，怕什麼！

兵乙 大人在後面指揮着，我看你上前不上前？

兵戊 老二你別嚇我罷。大人在司令部喝着酒呢！

兵乙 你別作夢罷。大人在這公園裏面喝酒呢！剛纔大人吩咐的，那些小鬼來啦，叫我通知他，你沒聽見嗎？

（萬歲之聲如怒潮一般自遠而近。）

兵丁 （興奮）他媽的小鬼可真來啦！弟兄們動手罷！

（甲吹哨子召集歸隊，把槍寶彈，嚴陣以待。）

（萬歲之聲愈來愈近。跟着一陣雄壯的國歌送了出來。）

兵甲 （捧笑）小鬼真快活臨死的時候還唱歌呢！

兵乙 弟兄們留神！我去通知大人。（入公園內去）

（衆把刺刀裝上，描準，萬歲之聲愈近而愈大。）

（中尉與兵乙慌忙自內出。）

中尉 (立衆兵後望了一會兒，把指揮刀拔出來發命令。) 一百米達快放！

(衆兵向羣衆放了一排槍，此時只聽見臺後叫了幾聲吶喊！萬歲之聲比前更猛。)

中尉 上刺刀！(衆兵上刺刀預備衝鋒勢，此時萬歲之聲，震動天地。他們行近了。一角太極旗漸漸的伸了出來。)

安 (手舉太極旗，領着隊出來。衆人手中皆持小旗。) 韓國獨立萬歲！(衆和之) 韓國獨立萬歲！

中尉 (怒目向安) 停止！不許前進！

安 (領着隊又近前幾步。) 韓國獨立萬歲！

(衆和之) 韓國獨立萬歲！

中尉 砍掉那拿旗的人！

兵丁 (如餓虎撲羊一般跑上前把安砍倒在地。安倒地後，衆急搶他下去。接着一個小學生上前把旗舉起來就走。又被他們砍倒在地。接着又是一個小學生上前把旗舉起來又向前走。又被砍倒。接着一個女學生上前，又被砍倒。)

中尉
衝鋒！

（衆兵把明晃晃的刺刀舉起向羣衆衝過去，羣衆大亂。萬歲獨立之聲益烈。）

（幕下）

第三幕

第一場

時：與前幕相隔五六個月。一九一九年初秋的時候。

地：韓國京城外車站的附近。

景：崔玄英家裏樓上的一間客廳，中間陳設着一張圓桌，桌上放着花瓶、茶具、糕餅、酒壺之

類。排列得整整齊齊。東邊靠壁有一張鑲着橢圓形鏡的矮櫃，櫃面有一點小陳設，如花瓶、座鐘之類。還有一對三棱式的燭臺，上面插着潔白的洋燭。廳的西南，放着半圓桌一張，上面放着幾本書報，六五張錦墊椅子。大小式樣各各不同，放在適當的地位。東邊矮櫃的左面，便是客廳的入口。西邊一門通內室。西南牆上，開着一排的窗子，恰恰沿着大街。從樓上的窗子望下去，可以望見車站一切模糊的景象。

開幕了，安從內室出來。他的形容憔悴，精神恍惚，斷臂露着。在室中踱來踱去，從衣袋裏

把一本日記拿出來看，面上現出悲憤的表情。他隨手把桌上的酒瓶打開狂飲。

崔 (從內室出。見安狂飲急上前奪去酒瓶。) 爲什麼你今天喝起酒來啦？(安疑視之不語。)

你自己想一想你的人多麼重要啊！爲什麼不好好的保重自己？(安木立不語注視酒瓶。)

自從你的手臂斷了，我沒有一天不替你提心吊膽的。現在你的手臂稍爲復原了，你又這樣糟蹋你自己。唉！你真這樣不知自愛，可真叫人替你擔憂死啦。

安 [玄妹！我累你替我提心吊膽了半年。我心裏難過得很，但是今天總算……(默然不語。)]

崔 今天怎樣快告訴我！

安 我今天要你大大的替我再提心吊膽一回，以後永遠不要你再替我擔憂了。唉！(長歎)玄妹！你願意嗎？

崔 (驚疑起來)什麼？這是什麼話啊？

安 (鎮靜的以手按之使坐下。) 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坐下來我慢慢的告訴你罷！玄妹！請你倒一杯啤酒給我！

崔、(倒了一杯酒在手但是不願意給他)你究竟怎的?今天整個人都變了?你從前不喝酒的今天忽然喝起來了。這是什麼原故?請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罷!

安 沒有什麼!我覺得疲倦,所以要喝一杯酒來提一提精神。

崔 你今天的態度的的確確是和前幾天不同了。我覺得你今天好像有一件大事要辦的樣子。我從你的言語態度上早就看出來了。南哥!你何必再瞞着我呢?

安 (故意的鎮靜)沒有什麼事。我們來唱歌罷!唱我們小時候時常唱的那隻雙飛鳥好嗎?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唱歌)『白雲深處雙飛鳥』

崔 (望着他,呆呆的不做聲。皺着眉頭若有所思。)

安 玄妹接着唱下去!

崔 唉!南哥!你苦要瞞着我!(伏在桌上表示極憂愁的樣子。)

安 玄妹怎的你不唱下去?你忘掉啦嗎?我提醒你一句罷:

(又唱)『俯視大地如卵小』

朴 (從外面入來。他一面走着。一面很興奮的唱下去。)

『天空比翼任逍遙，

如今鎖在樊籠了』

安 (很悲奮的接着又唱下去。)

『三尺樊籠鎖不住，

飛鳴不待扶桑曉』

崔 (表示極驚疑狀) 怎的？難道你們都瘋了嗎？

朴 小姐！我今天不知道什麼原故，覺得說不出來的快活。

安 (心理起了變態) 朴忠！今天快活嗎？我們能够在這種悲慘生活裏面，討快活的，確是快活極了！我的老朴忠啊！你坐下來罷！我要敬你一杯酒。(倒了一杯酒給他。)

朴 (接酒一飲而盡，再倒一杯還敬安) 安少爺！我回敬你一杯。這是我六十多歲的人最後一次，

不，（急轉說）第一次斟給你的一杯酒，請你細細的嘗一嘗這杯酒的滋味！（雙手捧杯，奉與）
〔安。面現悲容。〕

〔安〕（接之一飲而盡。）這杯酒的滋味是甜密密的。玄妹！請你也敬我一杯酒罷。

〔崔〕（愈驚疑）怎的你們兩個人的態度都變了！朴忠！你們究竟有什麼事？

〔安〕沒有事，沒有什麼事！就是有事，朴忠也不知道的。玄妹！敬我一杯酒罷！

〔崔〕（不得已倒了一杯酒敬他。）南哥！祝你平安！

〔安〕（一飲而盡）玄妹！願你再敬我一杯酒。我願聽你再對我說一句話：『南哥！祝你成功。』你能這樣對我說嗎？

〔崔〕（持杯在手）祝你什麼成功呢？

〔安〕（很興奮的說）祝我今晚……（縮着不說。）

〔崔〕祝你今晚怎樣呢？

〔安〕（急轉口說）我剛纔說錯了。玄妹！你祝我一切都成功罷！（接酒一飲而盡。）

崔 南哥！你今天說話半吞半吐的，究竟爲什麼原故呢？

安 我喝醉了！亂說話，真是該打，（掌自己的嘴巴）

朴 少爺真醉了嗎？連我也有些醉了呢。我扶你進去歇歇罷！（扶之）

安 （當朴忠扶他的時候，無意之中碰着他的斷臂。）哎喲！

崔 朴忠仔細一點罷！他的手臂自從三月一日砍傷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十分復原啊。

（朴把安扶起來，慢慢扶他入去。安起身走路的時候，只見他一隻手臂擺動，其餘一隻手臂已經被砍斷了。在安所坐的椅子上，檢到一本日記。這本日記，是安遺漏下來的，她一頁一頁的翻看，愈看愈現悲喜交集的情緒。）唉！南哥啊！你的事我早已猜着了。唉！你今天這樣的報答我！你今天這樣的報答國家……

（倒在椅上。）

（朴自內室出來）

朴 （凝視崔一會兒）小姊！好好的爲什麼哭呢？

崔 (站起來，昏迷似的歇了一會兒，又如大夢初醒。) 真的！我太笨了！爲什麼要哭呢！

朴 小姊！你知他……唔……你想起大人來嗎？

崔 (不覺悲從中來，淚簌簌的落了。) 唉！我的爹爹死得好苦啊！

朴 (聲梗欲泣。) 老爺死得真冤枉！祇因爲不肯把小姊嫁給一個什麼鬼頭憲兵中尉，就說他是獨立運動的頭兒。生生把他餓死在監獄裏面。唉！老爺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 (縮着不說。)

崔 朴忠！你一定要怎樣？

朴 我一定要…… (縮着不說。)

崔 朴忠！快說！爲什麼你今天晚上說話也是吞吞吐吐的。

朴 我一定要去替老爺去報仇！

崔 你用什麼什麼方法去報仇？

朴 我……我……

崔 用什麼方法趕快說！

朴 我今天晚上到車站去……

崔 到車站去幹什麼？

朴 (提起精神說。一字如有千斤重) 去炸新來的總督！

崔 (驚疑) 朴忠！真的麼？我聽了你的話，好像正在做夢一樣啊！

朴 真的！我立意要這樣幹已經很久了。我去爲國盡忠，也就是替老爺報仇！

崔 (如大夢方覺) 啊！我現在纔明白，老人家！(聲梗，拉朴忠臂)……難怪你們兩個都像瘋

人一樣。原來你和少爺都是打定一個主意的啊！

朴 (驚問) 什麼？少爺今晚也要這樣幹嗎！

崔 是的。老人家！我從他的日記上知道的。

朴 小姊！真的嗎？你能不能把他的日記給我看看嗎？

崔 可以！只要你老人家的眼睛，幫你的忙。

什麼！今天的眼睛不幫忙還行嗎？

（接日記捧近眼前來看，可憐他的老花眼，看起來不大清楚。）小姊！你念給我聽罷。

你老人家好好的聽罷！（念日記）

『七月二十日。』

半年來的呼聲，震動了全世界，博得世界的同情了。韓國前途的光明，快要來了。我們要努力！他們既殘殺了韓國人民，更假造輿論，去欺騙世界。說韓國這次獨立運動，是反對總督一人；並不是反對日本統治韓國。另換一個新總督，韓國人就可以和平了結。唉！如果我們對於新來的總督，沒有一點反抗的表示。那末世界的耳目，一定被他們一手掩盡。我們這次所流的眼淚，不是都沒有價值嗎？唉！時候到了，我這殘廢的人，有做事的機會了。怎能輕輕的把這件事放過去。我要去做第二個安重根！用一個爆彈，去代表韓國的民氣。記着！記着！九月一日到大南門車站去歡迎新總督。我決定了！決定這樣做了！唉！好不好把這件事去告訴玄妹呢？告訴她嗎？累她擔憂；不告訴她嗎？心裏又不忍，究竟怎樣纔好呢？唉！算了！算了！不告訴她，決定

不告訴她。何苦去令她心碎呢？」

〔崔念到後半段的時候，潸然欲涕。〕

〔如大夢方覺。〕啊！難怪少爺這幾天，總喜歡喝酒。

朴忠！是不是少爺約你一同到車站去的呢？

不是的。是我自己決定要去的。

老朴忠！少爺知道你這樣去做嗎？

少爺不知道的。小姐！我除了今天告訴了你之外，再沒有告訴過別人。

朴忠！你作事也是這樣的謹慎嗎？也是這樣的果決嗎？

〔誠懇沉痛的說。〕小姐！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了！〔聲悲〕前一個月，聽見人說：新換的總督快要來了。說是比從前的那一個還要利害。那一天少爺們開會，又說這是一手遮盡天下耳目的詭計。所以我立定主意，把這條老命，去和他拚一拚。呵！拚一拚（興奮）我打聽得新總督，今晚十一點鐘，就要到了。我的買賣來了。你想我是多麼快活！小姐！你的老朴忠，可要以老賣

老了。(慘笑)

崔 (興奮) 啊! 今晚十一點鐘! 今晚十一點鐘! 朴忠要去拚命! 南潛也要去拚命! 我……我……我難道就不應該去拚命嗎?

朴 我一個人去就够啦。用不着少爺去, 更用不着小姐去。

崔 爲什麼用不着我們?

朴 你們都是年輕的人, 還有許多事情在後頭呢! 我……我已經……六十多歲了。頭髮光了。牙齒掉了, 耳朶聾了, 眼睛花了。還有什麼用呢? 何苦再活着累人。拿我這條老命和你們比, 你們寶貴得多。我。(頓) 我非去拚命不可。(聲絕目瞪)

崔 (悲憤欲絕淚盈於睫) 唉! 亡國民的性命, 同是泥沙一樣的賤犧牲那一個, 還不是一樣嗎? 我的老朴忠! 我不願意你去! 你在我家裏, 四十多年, 你很慈愛的保護我, 好像我的父親一樣。唉! 我的父親已經死了, 怎能讓你……(嗚咽不成聲)

朴 (老淚淋漓, 現出長者的態度撫崔的背) 我的小姐! 你不要這樣小孩子脾氣罷! 我難道不

知道你心理難過嗎？你不忍離開我，難道我就忍心離開你嗎？但是，這究竟算不了一回什麼事（頓）唉！（搖着）我的天啊！究竟什麼人逼我們到這步田地的呵！

崔 （淚眼盈盈的望着朴忠，極懇摯的執着他的手。）唉！我敬愛的老人家呵！今晚決定是你去嗎？（倒一杯酒在手。）我現在沒有話可講，這杯酒就算是我謝謝你二十年來提攜保護的恩德罷。

朴 （接杯在手，對着崔苦笑。）多謝小姐一片心。（一飲而盡。）這杯酒真好！但是我嘗不出是什麼滋味。（飲罷猶嚼餘味，對崔作悲慘的笑容。）

崔 朴忠！我敬你的不知是酒還是淚啊！

朴 小姐！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和你說：你今晚不要讓少爺再到車站去了。他現在房裏睡得很熟的，你不要驚動他，就讓他把那個時候睡過去罷！

崔 （爲難的樣子。）唉！我不知道怎樣纔好？我不忍犧牲了你，也不忍犧牲了南潛。唉！我看還是犧牲我罷！

朴 小姐！又說這些話了！不要再想了！決定犧牲！我決定犧牲了我罷！

（此時僕人小毛自外上場。他的腳在三月一日的時候，被人砍壞了，他走起路時是一跛一跌的。）

僕 小姐！外面有兩個人，說是從巴黎回來的，要見安先生和小姐。

崔 （整容強向朴。）老人家！請你出去看看是誰？問清楚了纔好讓他們進來。

朴 （自作鎮靜。）我知道的。（下）

崔 （憫憐的態度對小毛說。）小毛！我看見你走路的樣子，心裏很覺得難過。

僕 小姐！我在你面前這樣一歪一倒的走（走兩步）覺得很不好意思的。

崔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可憐你二十多歲的人，因為叫一句獨立萬歲，就變成殘廢的人。唉！……

僕 安先生尚且斷了手。我傷了腿，算不了什麼的。

（朴忠帶獨立委員甲、乙，二人上場，這兩人都是被公推到巴黎和會去做代表的。）

委甲 (與崔握手) 崔小姐可好!

崔 好!李先生好。

委乙 (與崔握手) 小姐一向可好?

崔 託福。金先生好!

朴 (對僕說) 我們去倒水給兩位先生揩臉罷!(二人下)

崔 請坐!(三人坐下)兩位在路上辛苦了。

委甲 沒有什麼辛苦。我們在外面平平安安的。看着你們在國內拚命，心裏真覺得很慚愧。

崔 我們同是爲國事奔走。有什麼慚愧呢。

委乙 你們所奔走的，已經有一部分成功了。但是我們却完全失敗!怎叫我們不愧死呢?

崔 我們做事，不能件件都希望成功。總之盡我們的心力去做就是了。

委甲 南潛兄呢?

崔 他今晚……他喝了幾杯酒睡去了。

委乙 什麼他也喝起酒來了？

崔 自從三月一日以後，他整個人都變老了。可憐一個英偉少年，變成了憔悴的枯木一樣。一個有爲的英雄，變成了殘廢的人。

委甲 唉！我可敬的南潛啊！崔小姐！請你去叫醒他好嗎？

委乙 不要叫醒他！可憐他回來之後沒有一天休息，讓他多睡一會兒罷。

崔 讓我進去看看，如果他醒了，我就叫他出來會你們。（下）

（朴忠與小毛一人捧了一盆水出來。小毛一歪一跌的把水倒得滿地。）

朴 兩位先生洗一洗臉罷！

委甲 小毛！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僕 先生！那些小鬼把我砍成這個樣子的。

朴 李先生！你看小鬼（頓）今晚……（頓）怎麼我連話也不會說了。（頓）你看見小毛這個樣子，就可以想見那些小鬼待我們的好處了！

委乙 朴忠！你的精神相貌也大大的變了。

朴 我們住在這裏，過一天好像過一年似的，怎教人不變呢？

（甲，乙，洗過臉了，朴與僕，仍端水下。甲乙二人目送之。）

委甲 （對乙說）我看見小毛一歪一歪的樣子，心裏就好像被刀一剜一剜的痛啊！

（崔扶安自內出）

崔 李先生！金先生！你看他還像從前的樣子嗎？

（甲，乙，二人站起來，對於安表示極憐惜、敬愛之態度。）

安 你們兩位辛苦了。

委乙 （急過去替他握手。）南潛！我慚愧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回答你。

委甲 （與安握手。）我們真沒有面目見你。我們完全失敗了。

安 不要緊的！失敗！哼！今晚……（急轉口）失敗就是成功之母！請坐罷！

（甲乙坐下但覺訝然）

委乙 我在巴黎每次接到你的電報之後，直氣得毛髮直豎。

安 我接到你們的報告，還不是急得要死嗎？

委甲 我們這次出席巴黎和會的情形，已經寫信詳細報告過你，你看見了沒有？

安 看過了，什麼和平會議，簡直是一場把戲罷了。我早就料到，和平不是空口說的。世界上帝國主義一天不滅絕，世界就一天不能和平。軍閥一天不剷除，世界一天免不了戰爭。我們今天，赤手空拳的向人求救就可以得到獨立嗎？（興奮起立稍變態。）

委甲 我們到巴黎之後，各方奔走，向各國代表疏通。最初的時候，和會不許將朝鮮問題提出，我們極力的運動，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纔能出席。我們痛哭流涕的向各國代表說，他們雖然可憐我們，然而他們都無能為力。

安 唉！這種口頭的和會，我早就料定他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的。但是我們不必灰心，還要盡我們的力去做！

委乙 我們這一路，可說是完全失敗了，不知其他到各國去的成績怎樣？

安 我接他們的報告都很好。

委甲 請你簡單的告訴我們罷。

安 在中國方面：人民都很表同情於我們。在美國方面：他們的宗教界，教育界都很願意幫助我們。在俄國方面：有民黨替我們表同情。在英國方面：有下議院議員組織一個韓國友人公會幫助我們。其餘如捷克大將軍卡耳大願為我們宣傳獨立。萬國社會黨在瑞士開大會的時候，承認我們韓國獨立。我們的獨立，事實上雖然沒有成功。然而已經得了世界的同情了。我相信我們韓國總可以獨立，唉！僅僅得人的同情，就能夠獨立的嗎？（興奮）

委乙 我們在外面，不大知道這裡的情形。請崔小姐大略的告訴我們罷！

崔 金先生！你要我告訴你，我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簡單的說罷，自從三月一日以後，全國二百多處，先後舉行獨立運動。總共有一千五百多次的集會。參加運動的人（以下一字一句慢說）有二百多萬。被打死的，有（愈重且慢）七千五百多人，受傷的，一萬六千多人，被監禁的四萬六千多人，被燒掉的教堂四十七間，學校兩處，房屋七百多間……

安

(哭起來) 玄妹! 不要再提了, 提起來, 我五臟都碎了。哼! 今晚……
(衆皆泣不可仰。表示極悲哀的樣子彼此淚眼相對約一分鐘。)

(幕下)

第二場

時：與第一場相隔約八九小時正是晚上的時候。
景：與第一場相同。以綠光照舞台上表示夜深的光景。

開幕的時候，安南潛醉沉沉的睡在沙發椅上，蔚聲很大，玄英站在他的身旁。朴忠裝束得很輕便，躡足慢步的上前，向崔微微的點一點頭。以手招崔至台前耳語，耳語時，表示不要驚醒南潛。（指一指南潛搖搖手。）時候到了。（指一指壁上的掛鐘把十個手指伸出來以示十點多鐘。）炸彈在什麼地方，快交給我。（以手作彈形，後作擲狀。次以手揮崔，末了以手指自己。）等動作。崔和朴耳語後，急到桌子底下提出一個小藤蓆放在桌上。朴把一條白手巾鋪在桌子上。崔小心翼翼的把炸彈拿出來放在白巾上。朴鄭重的把彈看了幾下。再從身上把手鎗拿出來，看了一眼，考驗上了子彈沒有。考驗後，把鎗收起來，再慢慢的把炸彈包好起來，挽在手中，現出勇往直前慷慨赴義的神氣。他回頭

把鐘望了一下，向門口走了幾步。崔也跟他走了幾步，他停住脚步回頭轉身過去和崔握手。他們兩隻眼呆呆的彼此望着。崔左手拿巾拭淚右手握着朴。朴左手挽着彈，右手握着崔的手，他輕輕頓了三頓，崔很不願意的把手鬆了，掉頭過去，朴走了幾步，崔又急上前去牽着他的衣裳。崔和朴正在難分難離的時候，安漸漸的打呵欠醒了。朴剛要出門的時候，他急從椅上兩三步的跳到門口，把朴忠攔着。

〔安〕（以手指着朴忠）朴忠！你上那里去？

〔朴〕（他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我……我……我……我上車站去。

〔安〕把東西留下來！不要你去。讓我去。

〔朴〕少爺！你的性命比我重。

〔安〕我已經殘廢了，我一定要利用這殘廢的身體。

〔朴〕我已經老了。我一定要以老賣老。（一頓）少爺！你的手沒用的了。

〔安〕朴忠！你的眼睛花啦，看不準。把那個東西給我！

朴 少爺你還有要緊的事在後頭。

安 再沒有比這件事要緊的了，快一點，時間到了！

朴 時間到了？我就走。（轉身就走。）

安 （一把抓着他）不能去！

朴 去！（亂掙欲行。）

安 （抓着他的胸部推了二下）快點！（朴掙安拉。）

崔 小心那個東西！（指着炸彈。）（以後默立如瘋人。）

朴 （輕放炸彈於桌上，手作勢欲擺脫。）少爺！你不能去，他們認得你……

安 （以身護炸彈，極力拉朴，厲聲叱之。）我知道！一切都計畫好了。趕快把衣服脫給我！時候到啦。

朴 （朴不知何意，手鬆，安乘勢脫其腰帶，即掖其襟。朴愈不解其意，手再鬆，安下其衣，即掖束帶，就裏衣袋中拿出老人之假髮假鬚戴上，即提炸彈外行，回頭向朴。）

安 老朴！謝謝你，都替我預備好了。（昂然而去）

崔 （作追狀）南潛……（追至門口即癱立了一回，隨即昏倒在地。）

朴 （默立甚久向崔）小姝！（撲坐沙發上）

崔 （醒過來）唉！我的南潛啊！

朴 少爺！真利害，我們的計劃完全給他利用了。

崔 他向來是不主張激烈行動的。今天居然……是的！今天應當這樣！應當這樣！

（壁上時鐘鏗鏘的打十一點。）

朴 （興奮）啊！十一點時候到了！時候到了！

崔 （興奮）唉！十一點！十一點！

（此時微聞汽笛聲、人聲和軍樂隊所奏的歡迎曲。）

（崔與朴急趨窗前觀看）

（遙指窗外）南潛！南潛！

朴 (遙指窗外) 那里可憐我的老眼，被淚珠兒遮着了。

(窗外軍樂仍奏着，隱隱夾着汽車的聲音。一會兒轟的一聲炸彈響了)

崔 唉！我的南潛！(昏倒在地。)

朴 (立窗前翹足引頸的焦急萬分) 唉！我的少爺啊！(也倒地。)

(軍樂停了，汽車鳴鳴的過去了。人聲更加鼎沸。)

崔 (再趨窗前) 唉！失敗了！失敗了！汽車過去了！(失望狀。)

朴 (再急趨窗前出懷中手鎗向窗外遙指) 那里那里？

崔 汽車快要過去了！汽車快要過去了！唉！天呀！天呀！(焦急，失望。)

朴 (持手鎗想沖下樓去。)

崔 (拖着) 請你等一等，我和你一同去。(她急到放置炸彈的地方又拿出一個炸彈。)

朴 (悲憤的、勇敢的執着崔之手，用極沉痛的聲音說) 去！去！我們一同去！我們二千萬同胞的

心，個個都是炸彈！安少爺只用了一個！安少爺只用了一個啊！

（二人如猛虎一般冲下樓去。）

（幕下）

一九二四，四，二十一。作於東南大學。

山河淚 第三幕

八十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The Fatherland
 A Play by Y. Hou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初版



回文學研究會 山河淚一冊
 (通俗戲劇叢書)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作者 侯 曜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長沙
 閩南 安慶 蕪湖 南昌 廣州 汕頭
 常德 衡州 重慶 廈門 福州 貴陽
 張家口 雲南 貴陽 新加坡

